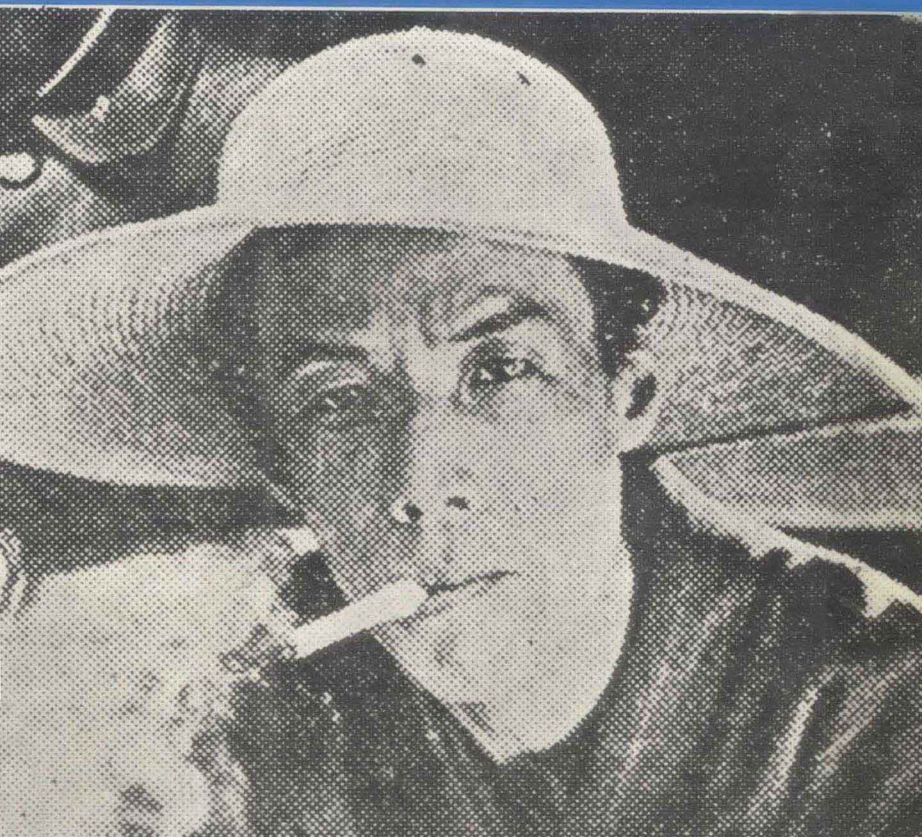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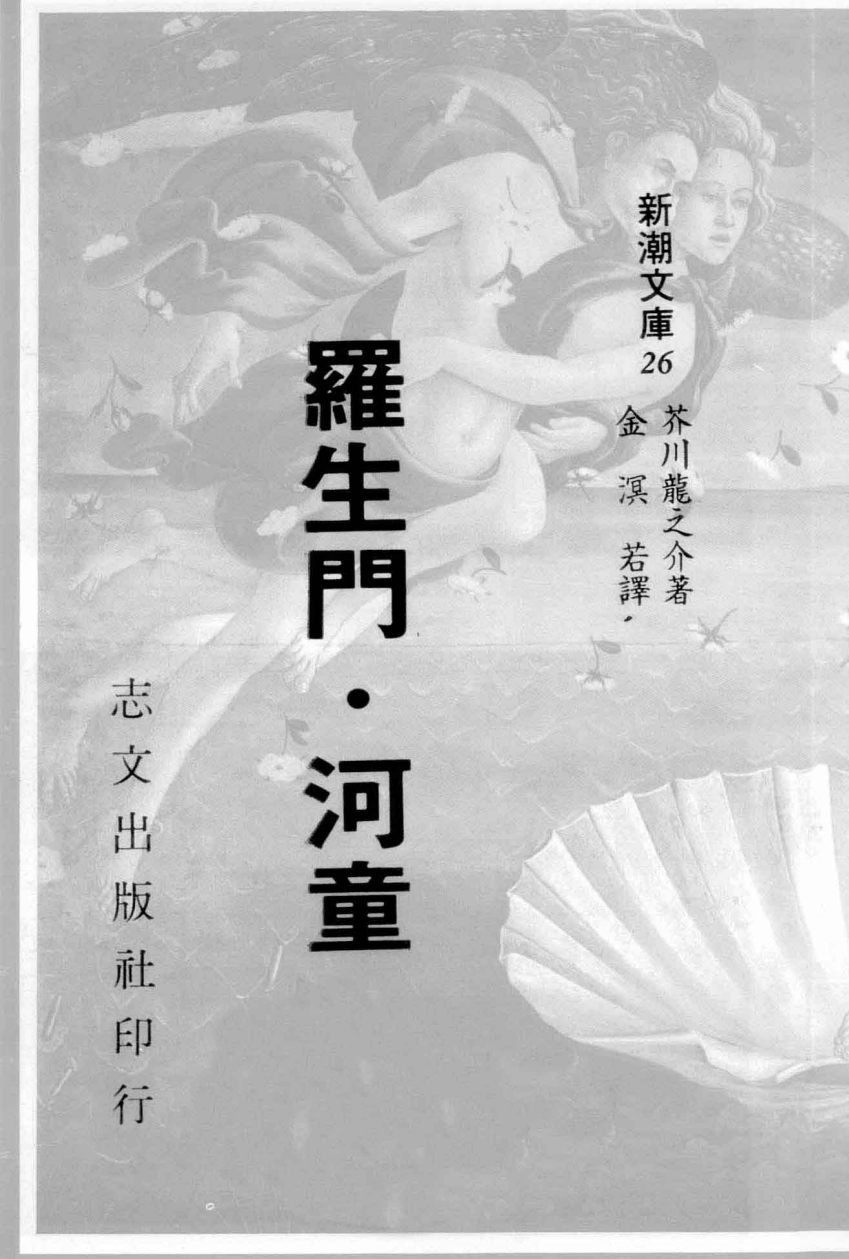


羅生門・河童

芥川龍之介選集

芥川龍之介 著 金湙若 譯





新潮文庫 26

芥川龍之介著
金 溟 若譯

羅生門・河童

志文出版社印行

羅生門・河童

新潮文庫 26

原著者	芥川龍之介
譯者	金溟若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八七一九一四一 八七一九一五
初版	五十八年八月
再版	七十五年二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法律顧問	林金發律師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定價 9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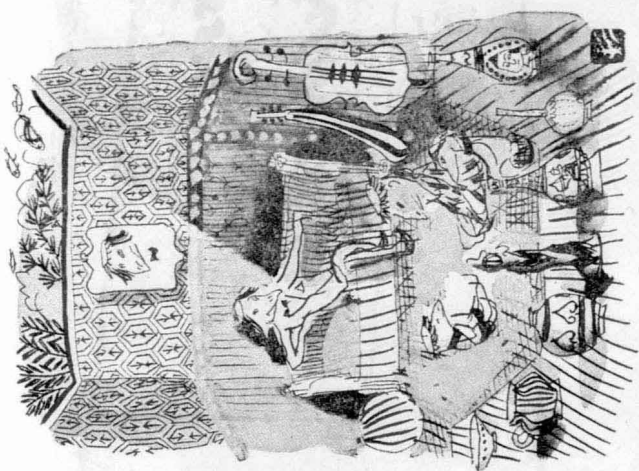
(缺頁或裝釘錯誤隨時可調換)



映劇化『羅生門』的一個鏡頭
(黑澤明導演，三船敏郎飾)



芥川龍之介



『河童』の插图



『鼻子』の插图

目 錄

芥川龍之介及其作品／代譯序	一
羅 生 門	一三
鼻 子	二二
芋 粥	三一
手 巾	五五
河 童	六七
西 方 的 人	一二九
阿呆的一生	一五七
齒 輪	一八七
竹 藪 中	二三〇
(曹永洋譯)	
芥川龍之介年譜	二四三

芥川龍之介及其作品（代譯序）

有些人徒然長壽，雖是活了一個世紀，但從黑暗中來，淹沒在黑暗中，沒有留下一絲痕迹。也有的人，到這人世間來好像只是跼一跼腳，還沒有讓人看仔細，來去匆匆，像閃電似的。但時間儘短，他却留下一抹的光芒。這種來去匆匆的人，文學史上有的是。芥川龍之介便是屬於這類一閃的火花。他的一生只是一剎那的閃光，他的感動也只是一剎那的感動。他在他的作品中謳歌剎那，纔能抓住剎那，在剎那間迸出他的才華。

在天主教作品中的傑作「奉教人之死」中，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凡人世之可尊貴，任何事物所不能比擬者，厥爲剎那之感動……」又在他死後作爲遺稿而發表的「阿呆的一生」中，他也曾發出「架空線依然發散出來銳利的火花。他環顧人生，沒有什麼所欲獲得的東西，唯有這紫色的火花——唯有淒厲的這空中火花，就是拿生命來交換，他也想把它抓住」的這樣感嘆。這是青年期的芥川，見了雨中的漏電時所發的嘆聲。

這種話在他的作品中曾反復出現。這種對美麗瞬息光輝的憧憬，可說正是芥川龍之介的人生與藝術宿命。

芥川龍之介認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在於剎那的感動。生命力的爆發的尖端，是隔絕了一切的思辨，而使我們從灰色的懷疑中獲得解放的。所以他認為那是最純粹的事。人生多半是無聊的，惡俗的。可是，逃避人生終究是渺茫的一件事。於是營營碌碌繼續下去的人生，在火花一般的，映在月光下的泡沫一般，一縱即逝的閃光般的感動之前，可不是黯然失色的嗎？芥川龍之介會這樣告訴我們的讀者。而他的藝術，也是這樣爆了出來的。

在一篇以日本江戶時代的大作家瀧澤馬琴為主人公的小說「戲作三昧」中，芥川曾借馬琴表達了他自己。其中有着一段描寫馬琴受着內在的什麼東西激動，恍惚地沒入於創作三昧的世界文字。

這時，映入他那宛如帝王一般眼中的，既不是利害得失，也不是戀愛。何況因毀譽而勞煩的心思，是早已從眼底一掃而光了。有的，只是不可思議的喜悅。要不然便是恍惚而悲壯的感激。不知道這種感激的人，怎能體味戲作三昧的心境呢？怎能理解得戲作者莊嚴的靈魂呢？到了這一地步，人生才能洗淨一切殘滓，宛如一塊新的礦石，美麗地輝耀於作者之前

.....

這正是藝術至上的世界。芥川龍之介對人生的態度和對藝術的處決，歸根結蒂是一個楮的兩面。「人生不如一行的波特萊爾」——他的這句警句，正是超越了醜惡的人生，把藝術上永恒的，壓榨而成一行的詩句，對藝術價值的宣告。至少，在芥川，藝術是在現實人生之上的。活在這信條之中，殉於這個信條的，便是芥川的人生。而芥川的作品，是「一行的波特萊爾」式的。他的作品，沒有巴爾札克或托爾斯泰那樣的巨著，他的志向不朝着結實不動的巨大建築。雖是尖銳美麗，但僅蘊蓄在一瞬的輝耀中的閃光，才是他的藝術底生命。

芥川龍之介生於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三月一日，父親新原敏三，是在東京經營牛乳業的商人。誕生後不久，他的母親便瘋了，乃被寄養於母親的娘家芥川家，後來正式作了養子，冒姓芥川。母親的發狂和養子生活，對龍之介的人生及藝術上的影響至為重大。

他下決心想過任何時候死了都不致後悔的，轟轟烈烈的生活。但，他仍顧慮着養父母和伯母，打發着日子。這在他的生活上，造成了明暗的兩個。

這是「阿呆的一生」中的一節。這種悲嘆，是直接與他熾烈的希求，和站在高處俯瞰醜陋的人生，藝術至上底信念，有着聯繫的。

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貫串着人世的孤獨和人生的寂寞。但他的藝術方向，不論手法、形式、表現、文體以至題材，莫不孜孜地朝着前人未踏的，出人意表的目標集中他的努力。他的初期、中期的作品，多半取材歷史。自古代、平安朝、鎌倉、江戶以至明治開化期；他涉獵了各時代，而對於各時代的風俗，構成等，都煞費苦心，完成了很多下苦功而無懈可擊的作品。他的小說雖是取材歷史，但只是借歷史為背景，却以自己的問題作為主題，給古代人的心理或事蹟加上現代的解釋一點，是與一般的歷史小說顯然不同的。「羅生門」、「鼻子」、「芋粥」、「戲作三昧」、「地獄變」、「蜘蛛的絲網」、「秋山圖」、「偷盜」、「竹籐中」、「阿富的貞操」等等，都是他的歷史小說中的名作。

大正九年（一九二〇），自從取材現實生活的「秋」獲得成功以後，他的筆鋒漸漸地轉向現實的世界；大正十二年以降，完成了很多的現代小說。但這方面的作品，佳作較少。及至最晚年，却有了「點鬼簿」、「玄鶴山房」、「屢氣樓」、「河童」、「齒輪」等的問題小說。

死前的作品，對於形式上似乎漠不關心，但在那以前，他對於樣式的變化所花的心血，在當時日本的作家中，是沒有人比得上的。日本近代文學史上，說他是最初接受西洋短篇小說形態的作家。是的，像他那樣自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速寫等普通的小說形態，以至書簡體、教條問答體、獨白體、講義體、議論體、考證體、話劇體、記錄體，差不多運用了近二十種的形態的作家

，在當時的日本文壇上是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了。同時，由於這點，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如何的好奇、好新，而不肯安於因襲的作家了。

文筆上，他除了日本現代口語體和敬語體等普通的文體之外，更採用明治初期最流行的漢文直譯體、敬語書簡體。所寫有關天主教的小說，更採用了語譯平家物語體、基督教經典體和日本古典物語體。在文筆上，也同他的在形態上一般地，可說是一種空前的嘗試。

他的這種努力和苦心，到底有了成果。大正後期的日本文壇，他是唯一集人望於一身的作家，差不多佔有文壇上最高的地位。佐藤春夫稱他爲「小形的芥川文學」，說他「精巧而俊敏，予人以最新式的銘感。」

他的這種時時刻刻孜孜於想衝破自己的樊牢底這種努力，堪與福祿貝爾在文學上精進與苦惱相匹敵。而這種掙扎，對於本來已經虛弱的他底身心上的打擊，是無法估計的。可惜的是天不假之以年，像他這樣的一個天才作家，如果能有像谷崎潤一郎的那種精力，活到七十、八十歲以上，他的成就是無可限量的。

可是芥川龍之介雖是只有短短的三十五年的生涯，但仍是日本大正文壇上代表的存在。如謂大正期日本國民的知識階層的良心、感覺、趣味、全般結晶在他的文學之中，也不爲過言。

我現在從他前期的歷史小說中選取了三篇堪稱爲代表作的作品，又從後期的問題小說中，選

取了四篇足以窺知他死前內在動向的作品，譯成交與志文出版社出版。我認為他底取材現代生活的作品，遠不及他的取材歷史的小說和晚年描繪內在生活的問題小說，所以這方面的只採用了一篇「手巾」，聊備一格而已。

現在我把這裡所收的七篇小說，略作介紹如下：

「羅生門」（「帝國文學」。大正四年十一月號所載）

這是他的準處女作。他的一切長處，在其中都自然地交錯表現出來，是他自己也引為得意的作品。在他的歷史性的小說中，它也是風格特出的代表作。他的這篇小說中，將歷史寓意化，借歷史的人物而將主觀的思想具體化了。材料取自「今昔物語」卷二十九，「羅城門登上層見死人盜入語第十八」。芥川是爲了描寫近代的主題，借用歷史的背景，選擇了這件異常的事件的吧。像他自己說的：「攫住古人的心和今人的心底共通點，亦即所謂人性的閃光」底簡捷的作品。

「今昔物語」上，寫的是一個小偷爬上羅生門的城樓，看見在拔死人頭髮的老婦人，把這老婦人和她手上所拔的死人頭髮奪走的故事。故事僅此而已。芥川龍之介把故事中的小偷改爲被老闆解雇而在生活下喘息着的傭工作爲主人公，拿這傭工的心理作爲主題，以說明一個爲求生存，雖明知利己主義的醜惡却又無法擺脫的這一事實。

這篇文章的文章簡潔，芥川龍之介爲了增加描寫上的真實性，爲了描寫羅生門城樓上的死屍，曾親往醫科大學的解剖室藉以體驗實際上的見聞。

「鼻子」（大正五年「新思潮」，二月號所載。）

這篇小說極得夏目漱石的讚賞，說他寫作的態度嚴肅，雖是很可笑，但那種可笑的成分是自己發出的，所以品格甚高。漱石的激賞，一方面給予芥川以創作的信心，使他增加勇氣，同時也給了他一躍而登上文壇的機會。

材料取自今昔物語卷二十八「池尾禪珍內供鼻語第二〇」和宇治拾遺物語卷二「長鼻子和尚的故事」。芥川龍之介用他獨特的想法來解釋這些材料，而將主題置於禪智內供的心理推移之上。在這當中，他點出了人類的自私心理，當別人陷於不幸時雖也表示同情，但當那人一旦衝破那個不幸時，却又反而感到不滿，甚至處於敵對的地位。禪智內供的心理，也就隨着傍觀者這種態度的變動而變動。

在這篇作品上，芥川對於心理變遷的描寫非常細膩，加上文筆的簡練，使作品放出異常的光彩。作者在人性的真正姿態前所取的，是冷眼旁觀的態度，更增強文字的魅力。

「芋粥」(同年「新小說」九月號所載。)

「鼻子」在「新思潮」揭載，得到夏目漱石的激賞之後，當時在「新小說」任編輯顧問的漱石門下的名作家鈴木三重吉，推薦「鼻子」在「新小說」上轉載，同時約他為九月號的「新小說」執筆的，就是這篇「芋粥」。

這篇短篇的材料，取自今昔物語卷二十六「利仁將軍若時從京敦賀將行五位語第十七」和宇治拾遺物語第一「利仁薯蕷粥的故事」，是與「鼻子」同一系統的題材的。原作把重心放在狐狸的怪譚上，但芥川却對五位性格和環境着意地描寫，襯脫出好人經不住人世迫害的痛心場面。在這當中，他又寄托着人生的理想和欲望一旦達到的時候，理想已非理想而感到幻滅的人生批評之意。

這一篇作品問世之後，被推定為那一年的名作之一，使他從同人雜誌的作家，一躍而成文壇上第一流的大家了。

「手巾」(同年「中央公論」九月號所載。)

有人以為這篇是芥川對文明批評之作，但作為文明批評，似乎力量太薄弱了，只能說是對武士道及與之有關的封建觀念的諷諷為主題。

這篇小說是以當時自美回國，鼓吹武士道，主張用武士道精神來拯救日本思想上的墮落底新渡戶稻造博士爲模特兒，是他從現實生活取材的第一篇作品。對這篇小說，毀譽參半，但比不上取材歷史之作，則無可諱言。選譯這篇東西，只是作爲他的中期作品，以現實生活爲題材的一個例子罷了。

「河童」（昭和二年「中央公論」二月號）

這是「格烈佛遊記」式的寓言小說，在芥川的作品中是很特別的一篇作品。就字數看，在他的作品中也是特別長的一篇，而且結構特別完整，是違反他的藝術論的——與他平時所主張的「沒有像故事的故事底小說」的主張背道而馳的一篇，結構和故事的發展非常完整。

在「河童」中，芥川曾提出各種問題，諸如出生、節育、遺傳、戀愛、結婚、家庭、法律、人口問題、糧食問題、機械工業、藝術、哲學、宗教、人生、社會、戰爭、自殺等等，而予以批判。但他的批判，也僅限於一個文人的見解而已。有很多地方都是他獨特的一種看法。

而且這是他自殺前的作品，借河童國詩人托克的死，想像到自己死後的一切，對於家族，死後的榮譽，全集的出版等等，也很饒趣味。

「西方的人」(同年「改造」八月號。)

這是芥川的絕筆，是他生前最後的傑作。在下一月的「改造」中所發表的「續西方的人」，是在這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即芥川自殺的前一天擱筆的。

已經下決心自殺，但他仍不願積極地向宗教求助，訴之理知而不能把基督捧上神的地位。他對於「聖經」，也只能把它視為小說方式的傳記，作藝術上的愛好而已。

在「西方的人」中所描寫的基督，只是與詩一般的正義(即神)作戰的一個天才罷了。

作者的眼中，把哥德、史特林堡、惠特曼等均作爲一個基督。說基督是古代的記者、詩人。而且作者想從基督之中，去發現自己的自畫像，但不是信神的基督徒的芥川，善也罷惡也罷，始終不能把自己放在人類可能性的頂點。

「齒輪」(同年「文藝春秋」十月號所載。)

「阿呆的一生」(同年「改造」十月號掲載。)

這兩篇作品雖是作爲遺稿發表於昭和二年十月，但真正執筆的時期，當在前一年的大正十五年末，或則是當年的年初。

兩篇都不是先有構想然後執筆，同樣地都是作者悲痛的失敗記錄，是無結構，無故事的作品

中之傑作。

主人公的我，因神經衰弱而過着地獄以下的生活，僅差一步便成為瘋子了，使他對一切的人生感到恐怖和戰慄。但他說，我不能告訴妻子，要不然便會像媽媽一般地被送進瘋人院去。恐懼人世的他，進瘋人院是比死更為難堪的。

他在「齒輪」和「阿呆的一生」中，描寫着自己的心境。恐懼自己遺傳生母的瘋狂，也是促使他自殺的因素之一，在這兩篇當中，很容易地可以找到明證。

本書所選取材歷史的作品三篇。是芥川在這方面的代表作。另三篇爲他晚年成熟的問題小說之傑作，讀了這六篇作品，應該可以發現鬼才之所以爲鬼才的地方。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八日於臺北市

補記：金溟若先生譯的『羅生門』，原無「竹藪中」一篇，因電影的「羅生門」係根據「竹藪中」改拍而成，故本書71年再版時，由曹永洋先生譯的『電影藝術——黑澤明的世界』（新潮文庫91號）一書中摘錄此篇補入。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

芥川龍之介及其作品

一一